第一章

阿草與五姐妹

心很苦很苦

「那個女人住那裡！」

農作才一個鐘頭，顏色鮮麗的頭巾尚潤著汗，長褲沾染泥水穗花直至膝上，臉上淌著污漬，我與阿蓮匆匆離開田間，趕回家作晚餐。轉過長巷，她忽然加快腳步，拖拽著我的臂膀像要遠離污穢邪魔，直著眼向前，快速揚起下巴朝向左側，恨聲悄聲說了什麼我沒來得及聽懂。

「啊？」我停了步，左顧右盼又左顧。

「那個女人住那裡！」她攢著我的手疾步行過，頭也不回：「我家都沒修新房子，她一個女人蓋到二樓了。錢從那裡來？」

房舍悄然。下午時分，孩子們尚未放學，家家戶戶寂靜無聲。我感受到緊繃的氛圍，無以回應或勸解。她捉緊著我的臂膀如溺水浮木。我忍耐著直至臂膀酸痛了才默默掙出，反挽住她的手慢下步調。

「她有很多男朋友，是不好的女人。」她又說，不願隱藏的恨意：「我老公只是其中一個！」

阿蓮回越南三年多了，頭一年我在台灣還常接到她的電話，說近況說想念說工作難找說子女孝順，每每在收線前總說我老公祝你快樂。天涯海角，我們生活沒有交集，語言終有距離，久了也就生疏了。2013 年秋天，我到河內一週後，阿蓮輾轉知道了，急急來了電話，特地請大兒子週末回家前繞到旅館接我同行。車程整整二小時，風沙吹得頭痛欲裂。

抵達北寧農村，我才進門阿蓮立時攬著我控訴丈夫文進的外遇。此後天天說，子女們反正聽不懂中文，她像是積累許久才找到出口，洪水漫溢般四下奔流，又顧忌著不讓孩子們瞎猜，於是她不時佯作無事說著文進的壞話，臉上是親暱吐露心事的女兒態，口中卻吐出最尖銳惡毒的字眼。我被收編進入阿蓮的雙面諜陣營，言行分裂，聽著文進的惡劣事跡，看著他的子女兒媳孫子在眼前殷勤問候，經常拿不準要作出什麼表情回應才好。

此次我在北寧前後待了將近一個禮拜，文進一直沒回家。阿蓮說他在廣寧省打工，一二個月才回來一次。他來電，問家裡好嗎？問台灣來的姐姐好嗎？我們語言不通，所有的溝通都透過阿蓮，阿蓮如今生他的氣，什麼話都意有所指。

「他要回來嗎？」我問，想起四年前初識文進，他的靦腆與和善。

「哼！他回來做什麼？他說的話能相信嗎？」

全盤否定，往事全作廢。我只能嚥下我的問候。

阿蓮返家半年後，沒收入的壓力緊迫上心，兒女都上大學，正需用錢，阿蓮到北寧的一個韓資工廠宿舍當清潔工，薪水雖低，韓國老板給的小費倒不少，一個月下來整體收入倒比文進在漁場打工還要高。後來，文進不時辱罵她，說她又胖又醜，說她與韓國老板有一腿，不然何以常有外快？最戲劇性的一回，兩人在家起了口角，文進竟暴力相向，拿手勒住她脖子，直接脫了木鞋敲破她的頭，摔門而去。當時，阿蓮正要上班，忍住頭疼還是戴上安全帽一路騎到北寧，到了工廠，同事見她安全帽沿下從前額湧出的鮮血已流到肩頭，才趕緊載她回家清洗傷口。

阿蓮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，她哭鬧不休，在子女回家前一刻喝了摻老鼠藥的牛奶，被緊急送醫急救挽回一命，以自殺明志站穩了清白立場，同時坐實了文進的無賴家暴。

是她，受了莫大冤屈。

她嫁給文進二十年，當初是雙方家長屬意湊和，阿蓮不肯，她愛著同學校畢業另一個當兵的男生（如今這男人生財有道，際遇不凡！），但文進日日來她家見她（那時候看起來可老實了，誰知道！）。文進家境不算好，三歲時母親就過世了，家中七個孩子就靠當兵退伍的父親養大，文進對老人好，對阿蓮母親也好，最終阿蓮還是嫁他了。

「我原本不愛，但後來他對我好，對家人好，我就愈來愈愛，就很愛了。」兩人未鬧翻前，阿蓮總愛說往事，既顯示自己身價不凡，又展演了夫妻恩愛互信之情。

返鄉半年多，她開始懷疑文進有外遇。文進否認，子女也說沒有，但阿蓮信誓旦旦，半夜裡佯睡親耳聽見文進接了女人來電，白日裡跟蹤親眼看見文進到鎮上旅舍赴約。這個應當要珍惜她愛護她的文進，竟在她出國期間和一名遠房親戚的寡婦搞上了，且那女人還年長阿蓮三歲，有五個孩子，村子裡早已傳言她先後與數名男人有染。

這個壞名聲的女人竟染指文進！那個人人誇說老實牢靠的文進。憑什麼！阿蓮忿恨難消。

這幾年的緊綳拉扯，阿蓮說來巔三倒四，時序錯亂，但每一個橋段都情緒飽滿，活靈活現。文進何以從一個好男人變得疑神疑鬼，暴力相向？什麼理由都不必說，就因為外面有女人了！阿蓮指著自己脖子上早已不見的勒痕及髮縫間的疤痕，舉證歷歷，這個男人變壞了！她受委屈，每天都苦。

吵吵鬧鬧二年多，阿蓮哭天搶地，特地央請住隔壁的公公過來主持公道，那女人是文進姐夫的妹妹，也被找來家中對質。阿蓮當場怒斥姦情，文進回嗆她無事生非，女人不承認不道歉不羞慚，公公說起家和萬事興的勸世文。那阿蓮眼看冤屈不得昭雪，竟爾返身從神龕上拔出香爐裡的一大束已燃沈香，直接就拿著冒煙的香頭往女人臉上刺，殺得她臉頸全是灼傷。

「……嚇死人了你！」我瞠目結舌。

「村子裡有人外遇，整棟房子都被大老婆放火燒了！」阿蓮不慌不忙，甚至帶著笑：「我這樣做已經很客氣了。這女人本來就不是什麼正經的女人。」

「她和文進，承認嗎？」

「怎麼會承認？我拿香插她，她還生氣罵我是神經病。」阿蓮音量提高，有哭意，更多還是恨意：「文進也罵我！幸好公公相信我，在我面對打文進也打那個女人，要他們以後不要再來往。」

她說起這些事，時空跳躍，完全停不下來，重覆迴帶般一直一直一直說，表情像是對姐妹淘款款細訴心事，但語氣卻忍不住帶有雀躍。我簡直無以分辨到底她是傷心還是得意，像是她總算一步步掌握了十足證據，證實她之前的懷疑不是空穴來風，果然我是對的吧！好似打了勝仗。

「公公為什麼相信你？」

「我有證據！」

於是她興高采烈說起半夜佯睡，偷聽到文進與女人相約鎮上的旅館見面，她說著自己假作翻身一掌打到文進的臉上，啪一聲巨響，簡直忍不住捧腹大笑啊。她聰明算計，不動聲色，次日偷偷尾隨文進到北寧鎮上，親眼見文進走進旅館，打手機告訴文進家有急事要他立即返家，再親眼看他喪氣走出旅館大門，隨後是那女人的身影。她用手機拍照，一張又一張，一次又一次，計畫性證據齊全了才找公公出面主持公道。

這是她抑制了好久才贏得戰果又無以張揚的狡獪，如今總算得以毫無顧忌地在我面前一一清算，好不暢快！

但這故事太完整，我不免狐疑：相片呢？

燒掉了。

可疑的證據。我只能勸她別想了，別再失眠，保重身體。

秋收期間，很多人都從外地返回農村忙碌。阿蓮帶著我在村子裡炫耀般介紹我來自台灣，後來這幾乎成為她與人搭訕的話頭，一旦來人與我招呼示意後進入寒暄閒聊，阿蓮立即不浪費時間地直入正題，逕自數落老公外遇，唱作俱佳。看來村子裡很多人是不信的，我從那隱忍的、為難的表情看出端倪。但話鋒一旦轉入這些鄰家阿姨、舅媽、表妹、大伯母開始試圖婉意勸說，阿蓮就以右手勒住自己的脖子，潮紅著臉訴說文進曾對她對粗，導致她頭破血流、差點被掐死。

勒脖子的橋段太好用！每次都毫無例外地引發高度關注與追問細節，愈追問，她愈篤定，控訴不忠，掌握話題。人們不分親疏咸受邀進入她的私密是非，話題勁爆又是當事人現身說法，總能搏得眾人的專注凝神，頻頻搖頭皺眉，鼓舞阿蓮更加振奮，一次較一次展演更細膩的互動情節，直至女人們撥開她的髮線撫觸疤痕，嘖嘖嘆息。

文進名聲一掃塗地，不忠不義不配的男人。

這是阿蓮返家三年後的復仇巡迴演出，逢人就說，無限擴大戰績。

.

2009 年冬天，我第一次見到文進，他膚色黝黑，臉上的刻痕是農夫的操勞與日曬；他身幹挺拔，右眼可能受過傷而灰黯無神焦距不準；他友善禮貌，穿著一件仿耐吉的深藍外套，不多話。

相較之下，陪同文進開廂型車來接機的表弟家昌，就活潑自信多了。越南自 1986 年實施經濟改革，遂步朝向自由市場以來，舊有的保障一一瓦解，新生的機會紛紛出籠。不分城鄉，四處都在蓋新房、修舊屋，家昌很早就揚棄農作、投身裝潢業生意，磁雕木雕飾品堆滿後院倉庫。他事業有成，開了村子裡第一輛私人轎車，作生意載貨，也擺派頭載人。

家昌見多識廣，能言擅道，一見面就急著展示博學，無需我的回應就自問自答口若懸河：你支持民進黨嗎？他們是不錯但當總統還不行啦，陳水扁被關了是不是？這麼快就學國民黨會貪污，被捉活該。你說美國到底支持那一黨？我猜美國應該是兩黨都押寶，中國和美國都想要管台灣……然後他話鋒一轉，又聊起台灣偶像劇，才二三年前的戲，他家裡已有成套 DVD。

「是原版的。」家昌說。有新富之人的自尊自重，能閒聊時尚，也關注國際政治，忍不住的炫耀也是應該的。

車近北寧，沿途是稻田、水牛、戴斗笠的農婦、與騎腳踏車著制服的青少年，還有

部份的摩托車叭叭作響。很多年前我初到越南時，無論是河內還是胡志明市，滿街喇叭聲最讓我印象深刻，接近一種「前文明」的嘈雜混亂。這次坐著文昌氣派的車子入村，他不時按喇叭引人側目，偶有機車在巷弄間前進，亦唱和般叭聲不止。現在我看出來了，這種引擎車畢竟陌生、危險、尚未普及，騎車開車的人每見轉角、人形、車影，必然以數聲尖銳喇叭響好提醒對方自己的方位，相對的速度也緩了下來。

喇叭聲響原來是示意，是好意。不是煩燥。有時牛隻還回頭，再緩緩踱至邊側以免相撞。

文昌的家就蓋在村子口。三樓高的裝璜，全部採大理石及原木材，走中國風，院子裡佈有水泥糊的假山水，矮牆上浮貼著中國神話故事磁雕，正門及客廳要走上一整層樓的階梯才隆重抵達，迎面而來華麗氣派的客廳全是實木製成，繁複的作工與雕花，金色的描邊與華文，加上佛龕上的觀音像、胡志明銅像、關公木雕、以及祖母的肖像，整個屋子金碧輝煌像間廟宇。

在越南，家家戶戶客廳裡都成日泡著茶，各式花草茶葉，不甚講究，客人來了就以熱水壺注水加熱，玻璃杯或馬克杯倒了就喝。唯茶具好壞，還是看出貧富差距。

家昌特意拿出一套中國磁的深藍茶具組，重新沏了一壺熱水，打開櫃子拿出一盒珍藏的天仁紅茶，以便利的茶包替代原有的茶葉，邀我嚐鮮：「你看，台灣來的。」

大尺寸的液晶螢幕很是顯眼，搖控器一開，立時可以透過衛星看直播的英國足球賽。鄰近農家多是未滿二十吋的映像管小型電視機，文昌早已先一步以現代化電氣品展示他的財力了。

我們就坐在四壁全是雕龍厚木的中國風客廳，背景音樂是體育台英語播報員的激動聲響，使用小巧精緻的磁杯，喝著台灣來的紅茶包。

隨後到文進家用餐，傳統農民房舍，院子裡晾曬衣物，進門的木門外罩已然陳舊破損的大竹簾，客廳是水泥地面，清淨簡樸。親戚們都來了，大廳鋪上二張草蓆，所有人席地而坐也容得下大小約二十人。菜色十分豐盛，米是自家種的，雞是現宰的，加鹽乾煎，再沾檸檬調蒜頭、洋蔥、紅番椒、魚露的配料吃。飽足了把筷子併排放碗上，就不會再有源源不絕的肉菜被夾進碗裡。飯後的小橘子酸甜多汁，很去油膩。

男人們飯後飲酒，自家米釀造的，濃度約三四十度，喝來極順口。這些叔叔舅舅大哥妹婿等中年男子，都不是鄰近工業區進駐的外資企業願意聘用的工人，故多半還是從事傳統建築、打漁、務農等體力勞動，喝了酒才得以快意縱聲談笑。

那時阿蓮尚滯留台灣，無法返鄉。我拿出她在台灣的各式相片，多是笑臉滿意之照，但見舉座一個傳一個，議論紛紛，都說阿蓮胖太多了，太胖了，那個肚子太大了，

都沒做事嗎這樣不行。我瀏覽牆上以塑膠複貝的彩色相片，果然過往的阿蓮明顯清瘦不少，有農家女的矯健身姿，抱著孩子穿著華服，是離家前在沙龍相館拍的。

蓮媽媽拉著我的手摩搓，宛如我是阿蓮的替身，囑附文進騎摩托車載我去看蓮爸爸新近修好的墓。我知道阿蓮離鄉後沒多久父親就過世了，她一直耿耿於懷未能送終，五年後父親遷葬，阿蓮在台灣自首想返鄉檢骨，卻被警方安置在移工庇護中心以配合調查人口販運案。最後終究沒能來得及回家，她在台灣每說必哭，眼目通紅。

大理石重建的新墳，是阿蓮寄錢回來修建的。女兒無能親送老父的心酸與愧疚，完全反應在墳墓的外觀上，佔地廣，高聳氣派，是有點過度張揚了。但這是阿蓮的堅持，她愈無法回來盡孝，就愈堅持要花大錢讓大家都看見。

蓮媽媽擲筊問卜，我拈香代禱，老媽媽示意我多拍幾張相片，好帶回台灣給阿蓮，你看你看，爸爸現在住得舒適又寬敞，你的心意他都知道你別再擔心了別再哭了。

這是家族耕地，高低色澤不一的墳墓散落在田間，有的緊靠有的相離，有的華麗有的素樸，有的老舊有的新穎，不見得愈新愈有人看顧，有的雜草已漫至掩蓋了墓碑，更令人不忍動手清理只怕揭露原貌。

蓮媽媽的右手掌一直攢著我的，她的左手撫住心口處：「心很苦很苦啊。」

一個人住很辛苦，很孤單，女兒不在會擔心，東想西想睡不著。依依不捨，蓮媽媽邀我晚上到她家同住共眠。

我說好。

文進一旁猛搖頭，難得這樣意志堅決地反對。他說媽媽年紀大了神智不清，我這樣和她日夜相守，她睡醒後也許真誤認為我就是阿蓮，虛實交錯。但我終究要離去，老人家若持續真假不分，會亂想。難以收拾。

心好苦啊，媽媽又說。一身烏衣在墳與墳之間漫走，無人應答的話語如在風中吟唱。

冬日的天空，鉛灰重，沈雲蔽日。

．

阿蓮來台灣不到二個月，父親在田裡跌倒送醫，急救數日後就過世了。

實在不應該這樣草率離別，連殺雞吃個飯都沒有！阿蓮想起來就氣。氣老板太急，氣仲介太趕，氣她沒敢提出要求。氣得耳鳴心悸，爸爸怎麼不等她成功返鄉！

爸爸疼她，她知道。阿蓮決定出國打工時，爸爸還擋她去受訓：「你別去上課了，不要去這麼遠，我給你錢。」

「我不要你的錢，我要自己賺。」阿蓮不是賭氣，她婚後陸續向家裡借了不少錢，總不能一輩子這樣，孩子日後唸大學怎麼辦？學費補習費都這麼貴！

「那你來和爸爸吃飯，我殺一隻雞給你補身體。」

「好，等受訓完。」阿蓮答得乾脆。

結果課還沒上完，仲介說她已被挑選中，次日就要出發到台北。很多人都想去台北，台北的人比較有錢，城市比較大，捷運的速度像在飛，運氣好啊你第一次就去台北。不必帶太多東西去，去了吃住都在老板家，棉被臉盆都不必，夏天也沒什麼好帶，缺什麼也許老板還會主動送你咧，台灣衣服漂亮多了。

她打電話請文進到河內買行李箱送到宿舍來，日後在台灣洗衣服時，總想起大汗淋漓的文進，汗水掛在額頭，拉著一只紅黑交錯的行李箱，說這是他跑遍市場找到最大的尺寸了。夏日將至，文進幫她帶了二件新毛衣不知台北晚上會不會比較涼，她塞回一件黃色的說明年可以留給女兒穿。

兩個人在受訓中心的樓梯間說著這樣那樣無關緊要的話，直到一位掃地的阿姨好心開了一間沒使用的教室，兩人才好坐下來一一交待什麼東西放那裡，什麼費用要繳交如何處理等等等雜務，這一別就是三年，實在很難想像還有什麼重要的事需要交待。她和文進有一度都沈默下來，像平常看完電視後的鬆懈，無所事事。就靜靜待在未開燈的教室裡，直到隔壁上完洗衣機和柔軟精運用的教室下課了，夫妻兩人才恍然醒來。

孩子們當時還在學校裡啊，就這樣走了沒好好說再見，也沒和父母親吃頓飯。這些都是她到台灣後，才想起來要哭的事。

飛機昇空的那一瞬間阿蓮耳鳴得厲害，不期然想起上一次爸爸特地為她殺雞補身體，是作完月子回娘家時，都十幾年前的事了。

不知道為什麼想起院子裡的雞叫，咕咕咕的低頻和此刻氣壓驟變兩耳間鳴叫的高頻音，夾雜突響得她坐立難安。

天大的決定也不過就是一鼓氣

紅磚頭和乾稻草混入黃泥土，砌成厚重屋牆宛如會呼吸的天然骨架，與節氣相通似地宜居宜家，冬暖夏涼。

這是 2009 年冬日的北寧農村。傳統土角厝的住屋線條簡單，格局落落大方，巷弄間聲息互通。個別家戶多半有個前院兼晾衣場，暖陽下冬衣厚襪與內衣一線懸掛，院子裡隨意栽種花草，偶有不遮陽的果樹如楊桃、文旦、芭樂，也許有輛腳踏車或機車斜擺在側。

正對著寬敞前院的是一大間的主屋，客廳臥室餐廳全然相通無礙，邊間是倉庫、廚房，一整年的米糧及雜物什貨。再過去，就是獨立於主屋外加蓋的燒窖、浴室、廁所。靠牆是成排的短柴木、乾稻草，窖上若不是燒菜煮飯，就是沸一鍋熱水提進浴室洗澡。廁所則多是露天茅坑，空間狹小、簡陋，但並無太大異味，糞池逕自通向河溝邊，屋外是接雨水的鐵桶，備有舀水的木瓢。

家家戶戶都有一兩塊田地，稻米是主食，蔬菜肉類在村子口的市場採買，也有人家裡用地寬敞些，人勤快些，便也隔出部份前院來養豬種菜，或圈一窩小雞咕嚕生養。

秋收後院子裡便多出一或二座雙人高的結實稻草堆，備妥來年燒水作飯的燃料，焚燒時有淡淡的稻香，像終年都在豐收。

這樣一個與自然共存互補、物物皆可用的北越鄉間，愈來愈多的黃土屋被毅然打掉，重新以水泥新蓋或整修的房子裡，最新穎突出、近乎格格不入的，莫過於鋪上白磁磚的全新衛浴間了。我看見，幾乎無一例外地，所有的浴室裡必備抽水馬桶及蓮蓬頭；但也幾乎無一例外，這些現代化新設施都沒連接水管。不必旋轉水龍頭或掀起馬桶蓋，我都可以輕易從其蒙塵多時的情形，推測這些新穎設備目前尚無實用、僅供參觀。

我就是那個被一一請去參觀的人。

新識舊識的越南朋友們，像是訂製統一口頭禪似地熱情召喚：「來我家看看，很近，就在那裡。」

很難拒絕的熱情招呼，也確實都是距離不遠的鄰里親友，這家來了客人就相迎至下一家，雞犬相聞問。我於是一再進入不同的客廳喝茶，並一再被引荐參觀獨立建造的新衛浴，那些藍白相間的、格紋花樣的、清爽潔淨的衛浴間，是通向現代化生活的表徵，泛著金光。

農村裡，家用水多半是打井、或用電動馬達抽取的地下水，稻草柴薪更是每戶農家用之不竭的天然資源，實在無須加裝瓦斯。但蓮蓬頭沒能流出熱水，也只是個輻射狀的出水口。

「以後，以後有錢了再接水接瓦斯啦。」曾到過台灣工作的阿草害羞地說。

「這麼多稻草和柴火，用不到瓦斯啦。」我持平論斷：「抽水馬桶太耗水，不划算。」

「是啊，馬桶漂亮，但實在太浪費水了。」阿草放心笑了起來。

飯後我要如廁，阿草沒讓我使用倉庫旁的舊式茅坑，反而堅持帶我到對門的弟弟家，他家的抽水馬桶是接了水的。我說我很習慣舊式茅坑，小時候屏東阿公家也是這樣，糞尿還可以作堆肥，也沒惡臭，很環保。但我真習慣嗎？我在北寧農村已住了二天，吃喝都不成問題，但尚未解便，難道緊張那個尚有新糞、小蟲飛繞的茅坑嗎？我不知道。茅坑外就是果樹，通風又舒適，但我坐在阿草弟弟家手按水沖就眼不見為淨的新穎馬桶上，還是忍不住昇起熟悉的放鬆感。

後來，我去了海防、和平、廣寧、太平、太原好幾個北越農村，從台灣工作歸來的家庭，一定有這樣的白磁磚衛浴，部份馬桶與蓮蓬頭有水，部份沒有。。許多移工離開農村，進入相對「發展」快速的城市裡生活數年後，迫不及待地把新的浴廁習慣帶回來，象徵乾淨、進步、有水準的新生活。這些文明指標當然有一套強勢的社會建構，但日常消費就隨之調整，揚棄舊有的生活脈絡，邁向統一配備的現代化家庭。

才從台灣返鄉二年，未婚媽媽阮氏問蓋了全村最大的房子，新居落成當天要大宴賓客，她邀我先去鑑賞一下「夠不夠時髦」。

阿問的母親早逝，繼母待她不好，她很早就輟學工作，年少時與村子裡的有婦之夫談戀愛，接連生了兩個兒子都上小學了，對方還是沒打算離婚娶她。兩家人都住在同一個村子裡啊，撲天蓋地的社會壓力可有多大？我想都不敢想。但阿問毫無疑問早就成為全村笑柄了，她種菜、賣米、養豬……什麼粗活都幹，日子過得苦，終年操勞拉拔兩個兒子長大，但村子裡的人終究只看見她卑賤的人生，沒名沒份翻不了身。

2002 年，台灣開放引進越南移工的第三年，阿問將兩個兒子留給姐姐照顧，搶先飛去台灣掙錢。那一回，她被仲介帶著四處打工，從來搞不清真正的雇主是誰，每月薪水都有不明扣款，最終血本無歸，落魄返鄉。

阿問不服輸，她又借了錢再賭一把，這次她到台南鄉下照顧腦水腫的阿嬤，兼幫老板養蜂賣蜂蜜，時常招呼客人練就了一口好中文，不但聽說流利，還能說河洛話調侃人。她晚上幫阿嬤洗澡餵飯，白天進果園幹粗活養蜂，假日省道邊賣蜜也熟練老

道，後來老板主動依賣蜜績高低分紅給阿問，算她多兼一份差事。

語言通，眼界就打開了，阿問在台灣的生活立體豐富了起來，她記得紅衫軍，也知道金融風暴很多移工放無薪假，她長了見識也練了膽量。這次，阿問存夠了錢，回來要蓋全村最大最好的房子，大宴賓客。

約五十公尺外，她隨意指給我看：喏，那男人就住那裡。她的房子是他家的三倍大！

阿問的新房子座落在村子邊緣，是極新穎的三層樓房，沒有傳統的尖屋頂，倒配備了西式陽台。內部裝璜闊氣而華麗，通往二樓是誇張的燙金欄杆、黑色磚頭的旋轉樓梯，客廳有全村第一個落地長窗，外設白鐵欄杆（也是全村第一個加裝鐵窗，仿自台灣），廚房有全新的流理檯與抽油煙機。主臥室裡，鑲金邊的雙人彈簧床暫放大磁磚地板上，兩個兒子躺在床上看 DVD，未來阿問打定主意要栽培他們唸大學。

衛浴不必說，馬桶和蓮蓬頭都接上了水，清爽的淡綠色系，全套的梳妝鏡與洗臉檯，金色水龍頭。

只有屋外的菜園才真正看出阿問的農家本色。她一個人費了三天三夜的工，獨力把幾壠耕地全架妥了細竹條，就等春天，她要親手栽上毛豆與蕃茄，預支青綠與艷紅的豐收。我打開蓮蓬頭，氤氳熱水流淌而出，慢慢沖淨阿問手上的黃泥。她的雙手，厚重結實滿佈裂紋，遠遠伸向未來。

．

阿草抵達台灣中正機場那年，是 2000 年五月。台灣剛換新總統，國際機場有很多外賓，白皮膚黑皮膚黃皮膚，目不暇給，多是西裝外套與華服香水。她與其他移工穿著一式一樣的仲介外套，不由得膽怯起來。

「真的，真的出國了。外面的世界真的不一樣。」她恍恍然想。

仲介的小箱型車一路開，筆直的公路和兩旁青翠的稻田，令她想起北寧老家，今天早上離家時，也是這樣一片綠油油，離收成還要三個多月，到時人手一定不夠，老公成天喝酒，該怎麼辦才好？

高速公路下交流道後，沿途荒涼許多，公路上儘是摩托車呼嘯而過，人們都戴著安全帽，看不出表情。路上的行人和她膚色、形貌相去不遠，連穿著打扮都沒有太大差距，不過就是車流多了些，高樓多了些，空氣也髒了些。車停十字路口，她隔著車窗還是聽見路旁小販與摩托車騎士大聲議價的聲音，隱約認出「一百塊。」、「謝謝。」等語句，課堂上所學的日常用語如此快速就得到驗證，令她信心大增。台灣人說話多用喉音，聲量也大，像隨時要吵架似的，她試著壓低自己的鼻音，但願說話也能有點份量。

車抵一棟舊公寓大樓，那就是未來三年她工作與生活居住的地方。

這裡是泰山，她重覆這個地名，昏暗的樓梯，鄰近有山，山上是工廠，鎮日有大煙囪冒著煙，天晴時簡直像白雲一樣迴映著日光，天陰時則濃濁烏氣宛若有毒。那是工業廢氣，遠遠聞不到惡臭，人們也習慣了天際線被濃煙阻斷。

之前她在河內受訓三個月，學中文、學作台灣菜、學開瓦斯、學用烤箱、學電鍋煮飯、學操作洗衣機，也學幫病人翻身、按摩。第一天受訓就想家，一週後哭哭啼啼騎四小時腳踏車回家看孩子，次日清晨又騎車回河內，就這樣來來去去。說是受訓，其實也是提早習慣離家。她的生活圈小，到河內已是心驚膽跳，更何況是從未到過的台灣。更何況是從未搭過的飛機。

在北寧農村，阿草的家，說窮也不算是最窮的，家裡除了田地還有漁場。挖田引水的漁場，利潤比農作高上三倍，但阿草心中有隱憂，老公阿井脾氣好，可長期有酗酒的毛病，常常紅著一張臉說不上幾句有脈絡的對話。漁作無需天天忙，阿井於是總在村子裡晃蕩飲酒，酒是自家稻米釀造的，花不了多少錢，但一個除了打撈漁貨時才奮力清醒忙上數日的丈夫，令阿草憂心忡忡。這樣下去，她不能不設想萬一阿井有什麼意外，又或壯年即一身病痛，她和孩子該怎麼辦？

農作收穫常常僅夠一年份的家用量，再多一些，也只是鄰里間雜糧的交換，僅夠維持生存的底限勞動，可以活，但愈來愈不足。日常生活的開銷節節上昇，電費水費學費，左支右絀。農家女阿草的汗流到早旱的農地上，她想著三個孩子都要付學費了，半天課還有半天應該送去補習；想著前院的水井馬達又壞了，該請人來修了；想著媽媽上個月在河邊洗衣時滑了一跤，連吃了二週的草藥無效，再來還要找時間送去北寧鎮上看病……錢！她煩惱錢不夠。

經改後十餘年，新的經濟規模沒有她容身之處，舊的社會福利又遂年削弱。阿草父母那一代，習慣了集體生活，在臨老開始需要照顧與醫療時，國家抽身不管，他們就重重跌到子女的肩頭。下一代的學費及各式開銷也遽增，卡在中間的阿草們，不得不盤算到那裡找活路

北寧是小農村，但離河內近，訊息來得快，阿草算是很早一批去台灣的越南勞工，才剛開放就去了。透過仲介大小牛頭一層層牽線，她抵押田地付了三千美金的仲介費，未來至少要工作個一年半才能開始賺錢。這個賭注很大，要下很大的決心，她甚至是第一次到銀行呢，不是存錢，而是去辦抵押，說來都有點難為情。

可是，天大的決定也不過就是一鼓氣。雖說是千里遠，雖說是他鄉異國，但既然窮，擁有的少，也沒什麼好損失了。

那年，阿草三十二歲，孩子都三個了，活動的範圍頂多到二十公里外的北寧市集，買新款的布料裁製新衣，買孩子的書包和皮鞋。現在，她看著手上召募工人至台灣

工作的粉紅色傳單，沒想到翻身，只想到活命。

工廠召募都要年輕人，家庭幫傭看護倒是適合有點年紀的女性。阿草個子高佻健壯，性情沈穩謹慎，在家中原就是大姐，十來歲時颱風大雨都她在幫忙搶救農作、重蓋家園。

北越從革命時期就提倡男女分工，女人一直是重要的勞動者，父親打仗出兵時，母親就一手撐住全家生計，參與村內的集會共治，也算新時代女性。女人出海，男人看家，在北越這個革命發源地，並非稀奇事。留在農村或到城鎮都沒有她的機會，她只能放手一搏。

再晚一點，就來不及了，趁現在。

飛越千山萬水，阿草來到泰山的舊公寓，一待就是三年，照顧行動不便的阿嬤和阿公。阿公身體問題多，不時要帶他去醫院就診、復健，阿嬤挑剔，常盯著她看，像是擔心她偷錢或什麼。同居一處的，還有阿公阿嬤的子女，都中年未婚，兒子在泰山工業區工作，每天工作、加班，假日就悶在屋裡打電動；女兒在大賣場工作，工時超長，有時會帶些將過期的優惠品回家，屋小東西多，擠得滿滿都是不實用的廉價贈品。

早餐吃稀飯，配豆腐乳、青菜、和一些醬菜。老人家不吃蛋，肉也忌口，台灣流行養生飲食，地瓜大豆等低賤農物大翻身，醫生囑咐稀飯裡加煮地瓜，增加纖維質，有助阿公排便。

居住在北寧農村的阿草，幼時經歷長達十年的抗美戰爭（也就是台灣慣稱的「越戰」），南北越統一後，已然懂事的、並分擔家務及農田勞動的阿草，清楚記憶生活的貧困。北部的農地一年只有一作或二次耕作，寒冬時土地乾裂，下雨又常水淹成災，一夕間農作就全泡在水中而血本無歸。加上美國長期的禁運懲罰，越南物資不足，種稻的農家時常沒米吃。阿草自小吃地瓜吃到怕，到了快二十歲才開始有紮實的白米飯可以吃。

不料再過二十年，中年阿草千里迢迢飛到號稱富裕的台灣工作，每天早晨上桌的還是稀飯地瓜，她簡直是苦著臉嚇壞了：「我想，完了！台灣原來也這麼窮。我好怕再吃地瓜啊！」

農村慣吃乾飯，吃稀飯的阿草，常常不到十點就餓了，胃絞出聲，不到半年就瘦了五公斤。吃不飽，皮膚也垮了，沒光澤，心情也低盪了，不知道要向誰說才好。等到她的身體慢慢適應台灣的飲食，早餐少吃了，中晚餐油膩了，她也學會了台灣女人對身材的斤斤計較。

那時手機還不普遍，雇主待她不錯，允許她每個月用家中電話打回越南一次。但農

村裡只村長家有電話，要先打去村長家，麻煩他們通知阿井在約定時間裡趕到村長家等候電話，如此一來一往常漏接、白耗工，真要和家人通上話並不容易。二年約滿再展延一年合約時，那個平日不多話的、若不是加班就是打電動的雇主，特地匯了數千元給阿草家，幫她牽了一線電話，成為村子裡人人稱羨的大事。

這榮耀，是此時此刻身價上昇的榮耀，是預示未來翻身致富的表徵，村子裡第一個出國工作的女性帶回來的莫大成就。她在台灣收到女兒手寫的信，學校寫字本裁下來的空白頁，稚嫩的筆觸畫著震動作響的奶黃色按鍵式電話，顏色是女兒挑的，成為客廳最亮眼的裝飾。

電話鈴響，歡天喜地像大事，連隔壁都揚聲問：「阿草又打電話回來啦？」不招自來圍一圈人聽著她丈夫和她說完話，再原封不動轉播給大家聽。如此直至三個月後才沒什麼人感興趣了。

誰會料到，從電話到手機的速度這麼快呢？不到五年，農村裡家家戶戶幾乎都有手機了。

．

應該是，看到阿草家牽了電話那一天開始吧？阿問心裡盤算著到海外工作，離開家鄉，離得遠遠的，衣錦榮鄉，讓所有看不起她的人後悔莫及。

阿草打電話回來，阿問和村子裡幾個姐妹淘們都擠到阿草家，輪流和她說話又輪流轉述她的話。整個屋子鬧哄哄的像辦喜事，女人們多半抱著襁褓中的孩子，屋內屋外跟著些流鼻涕一身污漬的幼童。

大家心裡想的都是同樣的事：原來，原來去台灣真的可以賺錢！那裡都是高樓，有的人家裡還有電梯咧，電燈都開很大、很亮，夜晚外面的街燈整個晚上都在亮，像白天一樣，車子也好多，有的店從來不關門。

除了村長家，這是村子裡第一支住家電話。還是阿草的台灣老板贈送的呢。遇到好老板，一支電話線真的也沒什麼。只要努力，一定會有好運道的。

阿問的遇氣一直不好。她個子瘦弱，家中姐妹多，父親負擔大。母親早逝後，為了照顧孩子們，父親再婚，娶進來的後母接連又生了兩個兒子，阿問認份地一放學就抱孩子、煮晚餐，成為家裡的好幫手。繼母說話苛刻，姐妹們很快都外嫁出去了，阿問還留在家中。她中學沒唸完就中輟打工，勤奮、努力不懈，大家都知道阮家的女兒下田、養豬、種菜、殺雞樣樣都行，後來她甚至考上村辦公室的一個小收發員，薪水不高，但工作穩定，也算是白領坐辦公桌的工作了。

辦公室同事，年長她十一歲的男人，溫柔體貼，教她做事特別細心週到。從來沒有人這樣關心她，從來沒有。他是村子裡她應該叫叔叔的人，分明他的妻女就在隔兩

條巷子處，阿問還是不顧一切和男人交往了。一直到她未婚懷孕，這起醜聞才被揭發，已昇主任的男人被降了職，阿問則速速辭去工作。

通姦的事不是沒發生過，但人家都小心翼翼，只有阿問這樣不知檢點，肚子大了還未婚生子，不但未婚生子，還連生二個。兩家人都住在同一個村子裡，鄰里間的閒言閒語簡直可以殺死人。

她心裡不是沒有盤算。這男人個性軟弱，但待她溫柔無比，大兒子出生時他激動得流下眼淚，這些，都是阿問的定心丸。他的老婆一連生了四個女兒沒生男的，阿問畢竟是兩個兒子的媽，夜裡這男人來宿，大老婆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年輕的阿問心中也想賭一把，賭她以子為貴的一生，且這男人為她丟了昇遷機會，這不是愛情是什麼？她萬萬不能退讓。

不料最後是對方退了。

離婚再娶的現代愛情劇沒有在現實裡發生。拉拉扯扯到大兒子三歲多時一次夜裡發高燒，阿問向男人求救，拜託他幫忙照顧大兒子，她揹著襁褓中的次子到村子外向醫師捉藥回來熬煮。結果，等阿問騎著腳踏車返家時，男人已把兒子直接抱回自己家中，交給元配照顧。阿問拎著藥材匆匆來尋，被大老婆著實當面羞辱了一頓，而男人就在屋內，不發一語。

那個不發一語，傷透了阿問的心。

她不可置信，她年輕、能幹、有兒子、不吵不鬧，一直以為不過是失了面子保有裡子，一直以為不過是時候未到她無需過度強求，一直以為他會處理而她體貼識大體。

這個從小看著阿問長大的元配阿姨，此刻如此冷靜，她厲聲要阿問滾出她家，但生病的大兒子得留下來，這是男人的種。阿問憑什麼本事養小孩？養到發燒了還不是要阿姨出面照顧？阿問要自我作賤就不要再來打擾他們的家庭，阿姨本來是看她接連大肚子可憐，沒想到她這麼不自愛，還賴著不肯走。

還賴在同一個村子讓人看笑話！

阿問抱著還不滿週歲的二兒子，在男人的沈默中，總算直面自身的真實處境。原以為男人有情有義，不忍丟棄原配，但也會照顧她母子。阿問忍氣吞聲在全村人的唾棄中活著，幫他養孩子，期待揚眉吐氣的一天。結果他只要兒子，不要她。

揚眉吐氣終究只能靠自己。

被羞辱的痛，從腳底一吋吋往上爬，她簡直一刻都站不住。幸而大兒子爭氣，真是太爭氣了！大兒子忽地掙脫阿姨的懷抱，哭著跑過來抱住她，燒已退，人還紅通通的，但可以走路了，看見媽媽高興地撲過來。

這真是救了她一命，尊嚴與骨氣全回來了。阿問捉住兒子的手，昂首闊步走出那個男人的家門，也走出與他糾纏多年的關係。